

文化小考

## 河东古邑“涑县”考

王慧

今山西永济，古属蒲州，地处黄河与涑水交汇地带，是战国时期秦魏争夺的关键区域。查阅史料与历代方志，普遍认为：战国时期永济全境属魏，境内核心城邑为蒲坂，扼守蒲津关道，控御秦魏往来要冲。清光绪《永济县志·沿革》载：“威烈王二十三年，韩、魏、赵三分晋地，为诸侯，故终战国属魏。”《史记·魏世家》亦记魏国早期经略河东，蒲坂作为黄河重要津渡，是魏国控守河东的前沿屏障。

但当我们把目光从文献记载转向地下出土的青铜兵器，一个被后世方志隐去的名字——“涑县”在铭文里清晰浮现。学者刘光在《战国魏国兵器材料中“涑县”地理考实》(2024年第1期《出土文献》)一文中指出：涑县与《左传》成公十三年“涑川”相关，即旧时所称“涑水故城”，地望在今永济市伍姓湖北开张镇古城村遗址，其前身即为春秋晋国解梁城。这一考证，提醒我们重新审视战国魏国永济境内的建制格局：除了家喻户晓的“蒲坂”，是否还有一个名为“涑县”的城邑，承载着魏国的管辖与防御职能？

除已有研究与文献记载外，乾隆《蒲州府志·古迹》载“古解梁城，《临晋志》云在县西南之十五里伍姓湖北，其迹至今犹存”；光绪《虞乡县志》载“春秋解梁，汉、魏、晋解县，后魏安定，西魏南解，绥化郡皆在此处”。两部方志记述了解梁城的历代沿革，但未明确提及战国魏设“涑县”。

结合考证与实地考察，古解梁城临涑水、傍伍姓湖，地形便于控御防守。2019年10月7日，解梁故城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从战国地方建制特点来看，魏国在



解梁故城遗址局部

(资料图)

河东地区设县，多遵循“因水名地”“因形立邑”的做法。战国时期三晋与秦国均已普遍推行县制，所设之县，多位于人口集中、交通便利或具有战略意义的地点。“涑县”一名与涑水关系密切，涑水发源于今绛县中条山区横岭关陈村峪，流经永济北部，汇入伍姓湖，解梁故城地处涑水下游，依水而建，符合魏国设县的地理条件。

《水经注·涑水》记：“涑水又西南迤张阳城东。”经后世学者考证，张阳城即春秋解梁城，位于今永济市开张镇古城村。《太平寰宇记》载：“涑水故城在(河东)县东北二十六里。”河东县为唐宋蒲州治所，地在今永济市蒲州镇一带，“东北二十六里”的方位，与今永济市开张镇古城村解梁故城遗址基本吻合。由此可知，唐宋时期所称“涑水故城”，即为春秋解梁城。

据此可梳理出较为清晰的沿革线索：春秋时期，此地为晋国解梁城，是河东地区重要城邑；战国魏据其地后，以涑

水为名设县，称“涑县”，延续了解梁城的功能与地位；战国至秦汉先后称张阳城、解县，唐宋时期则以“涑水故城”记载，地名与建制随时代更迭而演变。

至于“涑县”不见于明清方志记载，可能有两方面原因：其一，建制存在时间较短，战国魏国所设之县多兼具边防军事据点性质，以防御与兵器铸造为主要功能，秦统一后，河东地区原有魏制多被调整更名，“涑县”未被纳入后世稳定政区体系；其二，文献流传有所散佚，自战国至明清，历经焚书、战乱与传抄脱漏，先秦时期部分县级建制记载未能完整保留，明清方志编纂多以《汉书·地理志》《水经注》等早期文献为主要依据，对战国时期短期存在的县名难免有所缺失。

战国魏国青铜兵器上的“涑县”铭文，恰可弥补这一文献缺环。战国时期实行“物勒工名”制度，兵器需铸刻产地、监造官员与工匠信息，所见“涑县番夫”铭文，与三晋兵器“×县番夫”体例一致，“番夫”为县级行政长官，可证明“涑县”

是魏国正式县级行政区划，并非泛称。

从区位格局看，蒲坂位于永济西部黄河沿岸，是战国魏国控守黄河天险、抵御秦国东进的前沿之地；涑县地处永济北部涑水流域，与蒲坂相距不远，二者临黄河、一依涑水，共同构成魏国在永济境内的防御布局。据《史记·魏世家》载，战国后期秦国不断蚕食三晋故地，魏国在河东防线多次收缩，蒲坂曾一度归秦，而涑县依托涑水、伍姓湖的地理屏障，仍为魏国在河东的重要控制区域，其战略意义可见一斑。

此外，涑县所在的涑水流域，具备发展青铜铸造与手工业的良好条件。永济南依中条山，《山海经·中山经》明确记载中条诸山“多赤铜”；考古发现显示，中条山垣曲、闻喜一带分布多处先秦古铜矿与冶炼遗址，是先秦时期重要的铜料产地，可为涑县青铜冶炼提供稳定原料。涑水贯穿境内，既便于铜料运输，也能满足冶炼、铸造、淬火等生产用水需求。近年来，永济七社遗址、晓朝遗址等地发现的东周至战国文化堆积与铸铜相关遗存，也反映出这一区域当时人口密集、手工业活动较为发达。优越的资源、交通与聚落条件，使涑县一带成为魏国河东地区重要的兵器铸造地点，相关铭文也得以借助青铜兵器留存至今。

综上，出土铭文所见“涑县”，不仅填补了战国魏国在永济境内行政地理的相关空白，也印证了永济自古便是资源富集、手工业发达的区域。蒲坂与涑县，一为黄河津渡军事重镇，一为铜料管理与兵器铸造基地，二者功能互补、相互依托，共同构成战国时期河东地区的历史格局，也为研究战国魏县制、手工业发展及秦魏地缘关系，提供了可信的实物与文献依据。

河东记忆

隋唐名臣裴矩

## 求真务实 谋藏于心

记者 王捷

今年，武侠电影《镖人》热映大银幕，以磅礴的江湖叙事勾勒出一幅充满侠义风骨的英雄群像。片中的裴世矩虽着墨不多，但却因掌棋局之谋略让人印象深刻。其原型，便是出自河东闻喜裴氏家族的隋唐名臣裴矩。历史上的裴矩，同样有着让人难忘的处事智慧与人格魅力。

裴矩(547~627)，本名裴世矩，字弘大，自幼为孤儿，由伯父抚养长大，隋唐时期著名政治家、外交家，博学多才，擅长谋划。隋时，他历任官民部侍郎、吏部尚书等职。隋炀帝即位后，他奉命负责西域少数民族事务，不仅亲赴张掖走访调查，与西域各地商人进行广泛接触，详细了解西域各地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交通、民俗、地貌等，撰成《西域图记》3卷，卷中记录了西域44个国家的情况，还绘制了详细地图，标出从敦煌到达地中海的3条通道，其中的中道与南道，即历史上有名的“丝绸之路”。《西域图记》也因此成为后人研究古代“丝绸之路”的重要资料。入唐后，他历任民部尚书、侍中等职，终年80岁。

《西域图记》作为当时最详尽的呈现西域的资料，为隋朝后来

一度实现对西域的有效经营、丝绸之路重新繁荣有一定的促进作用，也让后人看到了裴世矩注重实地调查、讲求实事求是、善于把信息转化为决策的务实精神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还有裴矩“倂于隋而净于唐”的典故。隋炀帝好大喜功、多疑嗜杀，裴矩为保全自身、推行经略西域理想，不得不揣摩上意、投其所好，被时人视为“倂臣”。但到了唐朝，面对善于纳谏的唐太宗，他却敢于当面争论，是忠直敢谏的“净臣”。当太宗以“受贿试官”来考验官员时，裴矩当庭劝阻，直言“陛下以诈试之，恐非导民以信之道”，获太宗盛赞“当官正色，能面折廷争”，成为贞观初年的社稷之臣。

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说：“古人有言：君明臣直。裴矩倂于隋而净于唐，非其性之有变也。君恶闻其过，则净化为倂；君乐闻其过，则倂化为净。是知君者表也，臣者景也，变动则景随矣。”他认为，裴矩的“变”并不是性情有变化，只是遇到不同君主做的不同反应。这则故事也告诉人们，只有在那些愿听真话、能听真话的人面前，才敢讲真话、愿讲真话。

裴矩心怀大局的担当、求真务实的实干和审时度势的智慧，值得后人深思与借鉴。

身边的非遗

张志善

中条山的晨雾刚漫过绛县陈村镇的屋檐，韩瑞来指尖的刻刀已在金钱石上落了痕。这是他石头对话的第30个年头，从15岁蹲在石料堆前摸石纹的少年，到如今能让上亿年石头“开口”讲故事的匠人，他的掌心总沾着石粉，像是藏着与时光对话的密码。

第一次听懂石头的“话”，是在父亲的作坊里。那时父亲正打磨一块青灰色的金钱石，金黄纹路在阳光下若隐若现，像困在石里的星河。“急什么？先学会看石。”父亲把石料递给他，他蹲在院子里，从晨光初露看到夕阳西沉，手指反复摩挲石面的凹凸，忽然摸到一处温润的弧度，像摸到了千万年前海藻化石的呼吸。后来他才知道，那是石头在“告诉”他，这里该刻一朵祥云，顺着纹路走，才不会伤了石的灵性。

可真正与石头“对话”，总要摔几次跟头。15岁那年刻小石狮，他照着父亲的作品依葫芦画瓢，偏偏在刻狮眼时，力道没拿准，石屑“崩”地掉下来，原本该灵动的眼睛成了个缺口。他把刻刀往地上一摔，眼泪砸在石头上：“这破石头，我不刻了！”父亲没骂他，捡起草从里的刻刀，在废石料上慢慢走刀：“你听，刀要斜着进，顺着石纹走，就像雨水绕着石头流，急不得。”不一会儿，一朵梅花就在石上“开”了，韩瑞来忽然懂了，所谓“因材施教”，是要把自己的心思，揉进石头的性子里。

往后的日子，他成了最懂金钱石的人。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深造时，韩美林先生的一句“把老祖宗的智慧装进新时代的口袋”，让他突然看清了石头的“新语言”。他想要让祥云不只飘

## 韩瑞来与金钱石的半生对话

在古牌坊上，于是设计《鹿祥四方》时，把南樊石牌坊的祥云纹，“变”成了梅花鹿的角——指尖在石面上量了又量，刻刀斜着切入，每一缕纹路都要比上次更流畅些。手腕酸了就用热水敷，手指磨出茧子就缠上胶布，有次为修改一处纹路，他连着刻了3个通宵，直到晨光落在石雕上，看见祥云仿佛真的在石面上流动，才发现手已经僵得握不住筷子。

现在的他，还教会了石头“说”新话。在绛县金钱石雕工艺美术展览馆里，20台3D打印机整齐排列，他拿着手持扫描仪对准卧佛寺卧佛石雕作品，光影扫过佛像衣纹时，轻声说：“这样就能把老手艺的魂，装进新工具里了。”原先用泥塑造型要抛光很久，现在电子泥塑一键就能完成；以前师傅雕刻会因石头大小缩放失真，现在数字建模能精准还原每一处细节。去年山西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，有个年轻人拿着《君临天下》金钱石雕作品，指着雄鹰翅膀上的纹路问：“这一根羽毛，都是您一刀刀刻的吗？”韩瑞来笑着点头，指尖拂过石面，像是在触碰自己半生的时光——从作坊里偷师的少年，到在文博会受追捧的匠人，他始终记得父亲说的“石头有灵性”。

夕阳西下时，韩瑞来放下刻刀，案头那尊金钱石莲花摆件即将完成。花瓣上的露珠仿佛还带着晨雾的湿润，他轻轻摸了摸石面，好像又听见了石头的“话”。那是跨越上亿年的约定，是老手艺与新时代的对话，更是他用半生时光，刻在石头上的初心。

本版责编 王捷 美编 荆星子 校对 薛丽娟  
E-mail: ycwzbwh@126.com